

全唐詩

張祜

張祜字承吉清河人以宮
之不報辟諸侯府多不合
阿地築室卜隱集十卷今

遊天台山

崔嵬海西鎮靈跡傳萬古
茅即拳石二室猶塊土傍

乾
秋
石
肘
底
笑
天
姥
仰
看
華
蓋

唐詩傳

上

吳壽彭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詩傳

上

吳壽彭
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詩傳/吳壽彭編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25 - 6239 - 8

I. ①唐… II. ①吳… III. ①詩人—列傳—中國—唐代②唐詩—選集 IV. ①K825.6②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21043 號

書 名 唐 詩 傳
(全二冊)

作 者 吳壽彭 編著

責任編輯 袁嘯波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 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印 刷 金壇古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 張 124.75

印 數 1—700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5325 - 6239 - 8/I · 2451

定 價 580.00 元

出版說明

吳壽彭（一九〇六—一九八七），號潤畬，機械工程師，現代著名翻譯家，通曉古希臘文、英文等多種外語。曾受邀參與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翻譯工作，翻譯有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多種。吳先生自幼酷嗜中國古典詩歌。他從一九三六年起，利用業餘時間開始撰寫《唐詩傳》和《宋詩傳》，直至一九七八年方最後完成，歷時四十餘年，三易其稿。當年，《全宋詩》等書尚未問世，也無電腦可作搜索，治學條件遠非今日可比，編撰之艱辛可想而知。然而，無論是烽火連天的歲月，還是「文革」動亂時期，吳先生都從未中斷過這項工作，可謂嘔心瀝血。這種執著和堅持，如果不是緣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切熱愛，那是難以做到的。

《唐詩傳》六卷，共收入唐代詩人一百二十人，唐詩各六百首。吳先生為每位詩人各撰傳記一篇，並為每首詩詳加詮釋。它既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唐宋詩選，又是一部頗具學術含量的唐宋詩研究專著。吳先生本着知人論世的方法，廣徵博引正史、稗編、碑誌、序跋、詩話、箋疏等，詩、史結合，以詩證史，以史證詩，在汲取古今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時有新的拓展和發現，糾正了一些沿襲已久的謬誤，解決了若干懸而未決的積疑，補充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疏漏，對於唐宋詩歌研究者、愛好者都有較大參考價值。

吳壽彭先生之哲嗣吳天行先生為電力高級工程師，為使父親的著述能够出版流傳，退休賦閒以後，開始對《唐詩傳》和《宋詩傳》遺稿作認真整理和眷鈔，已歷時數年。今《唐詩傳》六卷業已鈔竣，先付影印。鈔稿中有少量用毛筆鈔寫的部份，為吳壽彭先生之友人鈔寫。而《宋詩傳》尚在鈔寫之中，已眷錄過半，一俟鈔畢，即行付梓。

序 言

父親吳壽彭先生，號潤畬，一九〇六年農曆二月九日生於江蘇省無錫縣東湖塘，一九一八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附中，一九二六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一九二九年東渡日本考察「明治維新成功的緣由」，尋求強國富民之道，先後在江浙、湘等省軍政機關任職。曾任錢塘江海塘緊急工程處處長，工程局副局長。又先後在多個企業中任專業工程師。一九五七年後在商務印書館的邀請下，參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翻譯，致力於翻譯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直到年逾八旬仍孜孜不倦，先後翻譯並出版了亞氏的《形而上學》（一九五九），《政治學》（一九六六），《動物志》（一九七九），《動物四篇》（一九八四）。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整理《天象論·宇宙論》和《靈魂論及其他》手稿時，因腦溢血逝世，享年八十一歲。兩書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出版。父親逝世後，依遺願，安葬在故鄉無錫惠山之陽，濱湖區東大池二茅峯山坡綠蔭深處。遙望太湖，晨光暮霞，波平如鏡。俯瞰井里，樓臺高建，坊市繁興。亦足慰平生艱辛，不計榮辱窮達，長懷兼善匡濟之心。亞氏學術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淵源，有類於孔子之集大成。父親的翻譯工作在溝通中西文化的哲學基礎上有重要貢獻，為中西文化的相互認同開闢了新路。

先父不僅精通古希臘文、英文等幾種語言文字，而且諳熟中國古代和近代各種文獻，其學識可謂博大精深。他自幼習讀經史百家，工作之餘賦詩述志，一生共創作詩詞約四百五十餘首。其詩詞造詣頗高，內容涉及古今中外，十分廣博，常以近代科技題材入詩，自成一格。晚年自輯成集，名為「大樹山房詩集」。因抗日戰爭時（一九四一）曾避居浙江省孝豐縣天津塢，屋舍前有銀杏、栗、松等古樹數株，翠綠成蔭，質樸無華，深自喜愛，遂以為詩集名。詩集已於二〇〇八年十一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先父博聞彊記，業精於勤；讀書不倦，開卷獲益。每天工作讀書十多小時，直到生命最後一天。自三十年代開始，五十

餘年間，潛心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撰成《唐詩傳》六卷，《宋詩傳》四卷，約二百四十萬字。共擇取唐宋六百六十一年間二百四十位詩人，各爲之撰寫傳記。並選錄他們的一千二百餘首詩詞，詳加考證和註釋。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庸敦厚。詩道是文化的精粹，最佳的載體。當今全球化正方興未艾，文明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優勝劣汰，優秀的中華古典文化承載着民族優良品德，必將重拾輝煌。古人云：不學詩，無以言。希望本書的出版能有助於廣大讀者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時參考，藉以了解唐宋間歷代詩人的情懷及其詩歌創作的特色。

吳天行謹識於深圳

二〇一一年十月

緒言

一

《唐詩傳》是從唐人的總集和別集或《全唐詩》中選出一百二十人，各撰寫傳記一篇。共選詩六百首，各作詮釋，合成六卷。《全唐詩》編成於清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共九百卷，收錄二千二百家，詩四萬八千首。宋人有詩文集傳於後世者蓋數倍於唐人，宋詩篇章更數倍於唐詩，然尚無《全宋詩》這樣的總集可供利用，故《宋詩傳》祇能從儘可能多地獲得的宋總集和別集中也選取一百二十人，各撰寫傳記一篇，並選詩六百首，各作詮釋，合成四卷。《唐詩傳》和《宋詩傳》兩者相加共十卷，約一百八十萬字，傳與詩選註各約九十萬字。這一編撰和箋疏的工作始於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在這期間，我選錄了上述詩篇一千二百首，並彙集了新舊《唐書》、《宋史》中所有詩家的本傳和有關的序跋、碑誌、稗史、筆乘、詩話、箋疏以及後世專研諸詩人的補傳、年譜、評議等有關各人生平的資料，編寫成了本書中列傳原來設想的輪廓。建國後，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間撰成各人的正傳。根據這些傳編次了所選錄的各人的詩篇，並一一爲之題註（題解）和註釋。唐宋詩的大家和若干名家自宋以來已有校註本，有些校註本確是精詳的。這些我沾溉於前人的手澤，受益匪淺鮮。但許多名家和小名家是沒有人爲他們詮註的，這需要繼承前賢的工作。我先通讀了各人的本集，包括詩歌和文章，相互比較於同代人酬答的篇章，或其他有關涉的文字及後世的議論、追思、考證和辨析，然後重訂了各本傳，增刪了所選詩作，校補了箋釋，這是第二稿。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間覆核詩選、註釋和傳記，重校之於各自的本集和總集。憑詩與詩、史與史、詩與史前後相互的質徵，解決了若干積疑，訂正或補充了若干編年，補充了各人行狀的若干缺漏。二十世紀以來到建國後三十年間古體詩的作家漸少，但也不乏讀詩和說詩的學者。專精於唐宋詩某一家的著作、年譜、詩選和註釋歲有問世。這些新著對我這第三稿也是有所資益的。這一

工作賢者相繼，千餘年而尚未賅洽。自顧謏陋，仍必多所漏失。

自童蒙入學，始於《詩經》和《楚辭》，誦習歷代詩詞，直到近世且七十年。然詞翰不是我的本業，於詩道初無自信。只是歲月的積累，這些篇章成了自己耳熟能詳的日課。山川險阻，客旅風霜，託遙情於前修；春暖花開，秋深葉盡，寄親友以相思。若或平居閒逸，樂此晨夕；烽火硝煙，身閱慘烈，這些篇章咏歎了自己的生命。遭世艱難，神傷困阨，這些篇章不正是我的禱文？三覆此稿，每有所得。因時簸盪，歷涉兩戒；山巔水涯，處處相逢。瀚沙朔雪有從軍出塞的書生；粵瘴閩嶠有被譴遠戍的纍臣。采石磯畔相逢照形水月的李白；江潭惝泊慰藉貧病交迫，猶在吟正他的終篇的杜甫。千載之間，如在旦暮，一爲呼籲，似響斯應。憑藉這些新傳和他們的舊作，我確乎獲交於這些歷經千載而還活着的人物。我厚古人耶！古人厚我耶！

二

中國的史乘，斷代爲書已累積了四千餘年的傳統，這是舉世無雙的。每一朝代，或長或短，總是以開國垂統的戰勝者，高皇帝的興起爲中心，記載皇家的事業（本紀），以及功勳將相的家族（世家、列傳）。殆其亡滅，則以孱君幼主的朝廷爲中心，羅列了末代忠臣義士的事蹟，以說明天下興亡之故，這就盡了史家的能事。從司馬遷以來，他所立的紀、傳、志、表的體例，確是縝密的。但歷代的《實錄》在政治上於皇家儘是隱惡揚善，於社會的發展，人民的生活只保存着不聯貫的一鱗半爪。既然史實本於戰爭的勝敗，俗語云：「勝則爲王，敗則爲寇」，那麼說《十七史》或《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書」就完全恰當。《唐書》、《宋史》只是李、趙的家史。對於李、趙的家史而言，那些不任戰鬥的詩人學者實際無關大局。史家或雅好文章，作爲皇家盛明的點綴，編輯有「文藝傳」或「文學傳」爲李、趙家（本紀）的附庸。但他們既然不屬緊要，史館的編修們誰都沒有認真從事來著錄他們的生平和著述，只是偶爾有幸落入他們手中的資料，湊付上幾行筆墨。這樣，在新、舊《唐書》中，杜甫是天寶、大曆間一個流落風塵的貧士或迂儒。至於李商隱，乃爲之鑑定曰「儂薄無行」。

有些史官總想把創業垂統的皇家說成爲「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聖人，爲百姓的表率，是天命攸歸的英雄。世上實際沒有這樣的皇帝。爲仁不帝，爲帝不仁。帝業都是暴力與權變的結果，或是暴力與和平交互作用的成果。唐宋六百六十一年（六一八—一二七九）間生民約有二十二代。在這時期，中國蓋有五十億人誕生而又亡沒了。這五十億人經李唐、朱梁、沙陀、石晉、劉漢、郭周、趙宋，旁及遼金，凡九朝，歷七十七個皇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們除了少數逃亡戶外，都入了李、趙諸家的版籍或五代十國和遼金的版籍，承應國家（皇朝）規定的賦役和繇糧，在政治軍事上表現爲李、趙諸家的臣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擊壤歌》，舊解「帝」爲「天帝」，即自然之大神，茲姑解作「皇帝」）在經濟社會生活而言，他們是獨立於李、趙諸家和七十七個皇帝之外的。他們繳上了繇糧，應付了賦役之餘，就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各自覺是一個獨立存在，不是李、趙家的奴隸，也不是《唐書》、《宋史》中的附庸。他們生世的喜怒哀樂與那七十七個皇帝的禍福悲歡是有差異的，有時相附，有時正爾相反。冒稱天命攸歸的皇室不是人民的代表，只是服屬於人民（臣民）。讓《唐書》、《宋史》、《遼》、《金史》本於歷代史館的《實錄》去記載那七十七個皇帝的禍福和其家業，誰來記載這五十億人的哀樂，這就有賴於一代代的詩人。唐宋的詩人有些舉進士入仕，成了皇帝的輔相或臣屬，他們的休戚就依附於李、趙家的興衰，他們的才能就只是寫些侍從陪宴的「館閣體」（頌辭）。至於那些沒有人仕的詩人，或曾登仕籍而又還於民間的詩人，他們生活在五十億之中，也實際外於那七十七個皇帝。他們有矢心忠孝的篇章，也有抒情風雅，專爲表現自己的咏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書經·五子之歌》）。他們處於這七十七個皇帝和五十億人民之間，或多或少各自守着民本主義的規範。這是我選擇這二百四十個人，各自作爲一個獨立的存在，選取一千二百首主於風雅，較少頌辭的詩的宗旨。當他們抒發自己的感情時，不期然也抒發了當代羣衆的心聲。讓這些詩成爲唐宋六百六十一年間，二十二代民衆生活的寫照，成爲他們遭遇的困阨或順遂的實錄。清調商聲咏盡了「斯民」的悲歡離合，長歌短歎說盡了「斯民」的憂患存滅。所謂斯文之未喪，不正在此嗎？

中國這具有四千餘年文化歷史的古老而又常新的混合民族遞傳到二十世紀，向世界表現了勇毅明達，勤勞節儉的情操。能尊賢敬祖，也能當仁不讓。親仁愛物，謹守綱紀，也崇重自由而能獨立獨行。具有親近自然的雅致，也有作新萬物的才志。我們現代十億人如今能承接這些遞嬗至今而一直爲正史所忽視的明德，實際是受教於歷世的詩文。憑藉這些作家的著述和

咏歎，保存了這些可貴的民族品德。我們也應該有所回報，為那麼殘缺的「文藝傳」作認真的「補亡」工作。這就是我今日的執志。一個民族或邦國的文化傳統不必符合於戰爭與政治傳統的斷代，其擴大和發展也不必完全符合於軍事勢力和政治區域（國境）的範圍。文化不同於戰爭的驟起暴落，常是綿延的。於文化而言，或專論詩道，師徒相傳，朋友相切磋，薪燭相資，各守其壇火。斷章零帙之所存錄，初不覺其聲光，及代遠而音響日著，聲聞益廣，從約一萬唐宋詩人中著錄的如此二百四十人者，世乃認識他們確乎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人身和人格，不是李、趙家的奴才或附庸。主於文化歷史而為這二百四十人的列傳，我姑為他們制定了下述內容：生卒、世系、師友、學術、科第、思想、行跡、仕履、職業、操守、家屬、著述、身後。

古人云：「文如其人。」文章的風格即「其人」人格的表現。這也相應於「言為心聲」之語。我在這些年的研究中，總是把「其人」和「其詩」交互對照着進行的。三覆此稿，每次都根據所了解的詩人的生平來改善各人的「詩選」和「註釋」。回過來再根據增刪後的詩選或重尋他的本集來補充或糾正各人的「本傳」。古人云：「欲知其人，必論其世」，唐宋詩人在世之日，他們處在那七十七個皇帝的治下，與那五十億被統治的人民（士農工商）的夾層中。於皇家的休戚和政教的良窳，他們比大眾的感應較為敏利。於大眾的快樂和疾苦，他們正與相通。而那些深居宮庭或朱門優養的富貴之家，則和人民全相隔膜。正因為這樣的緣由，「少陵集」成為天寶大曆間的史詩。因此我在「杜甫傳」中，於他人生歷程的每一轉折都要敘明當年的朝政和國情，所在當地的禍患和災劫。這樣讓唐明皇（李隆基）、唐肅宗（李亨）以及李林甫、楊國忠、房琯、嚴武等人的事蹟作為少陵生平的必要的註釋。讓帝王將相成為《唐書》「文藝傳」的附庸，中國文化傳統的附庸。從而使杜甫在《唐書》「列傳」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於李白和其他詩人的「傳」，情況也類似。

三

在唐詩傳統上，上官婉兒（六六五—七一〇）是承接上官體而下啓沈宋體的中介，也是律詩的先進。我選了她的一首《綵書怨》五言律詩作為武則天朝（嗣聖甲申到神龍乙巳，六八四—七〇五）二十二年間的代表作。並為她寫了一篇約三千字的

傳記。麟德元年（六六四）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武曌，讒殺了宰相上官儀和他的兒子上官庭芝。庭芝妻鄭氏沒入宮廷爲奴婢。明年鄭氏生女名婉兒。婉兒十四歲能文，得到武后的賞識。嗣聖元年（六八四）高宗死，武后六十一歲，以太后臨朝稱制。婉兒十九歲爲太后治理文書。天授元年（六九〇）太后改唐爲周，即周皇帝位。上官婉兒二十六歲爲則天皇帝制作宸翰。萬歲通天元年，則天七十三歲，婉兒三十二歲，爲皇帝閱羣臣奏議。神龍元年，則天皇帝八十二歲，被羣臣所逼，還皇帝位於中宗（李顯）。這次政變後，婉兒成爲中宗的婕妤，替中宗、韋后及公主們代制詞翰。景龍四年（七一〇）韋后鸞殺中宗，臨朝稱制。她的姪李隆基又發動宮廷政變，殺了韋后，爲他父親睿宗（李旦）奪得皇位，也就是爲他自己奪取了皇位。上官婉兒四十六歲被李隆基所殺。在政治上是武則天的毒手筆使上官婉兒出生爲一個罪人宮奴的遺腹孤女。在文化上又是武則天培育上官婉兒成爲領袖這一代詞翰的女學士。神龍二年（七〇六）公卿以下修文館諸學士如李嶠、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等一代名家侍宴賦詩時，都由上官婕妤爲衆人評定等次，各賜綵帛，達到初唐文化的頂峯。曾不兩載，這女學士結束了她在唐宮中政治悲劇的一生。這樣，我在《上官婉兒傳》中，以沈、宋等修文學士做她的陪襯，又以武后、韋后做她平生的註解。

認真讀書誦詩的人說：「重讀《少陵詩集》就像又一度覆按了天寶大曆間的『紀事本末』。」我擴大了這意境（構思），在唐、五代、兩宋六百六十一年間大致均勻地選出二百四十位詩人和他們的詩作，使每朝代的各個紀年都有它的文化代表和它的代表詩篇。我三覆此稿，每回也都像是再次覆按了唐、五代、兩宋的「紀事本末」。中國章回體小說在每一章回的結束例必「有詩爲證」。對於現在重研唐、五代、兩宋以及遼、金的史學家們也可於這簡編中找到他們需要的詩證。

四

以探礦爲喻，十九到二十世紀中，各國煤、鋼、石油或其他公司各自組織煤、鐵、石油等礦產的地質調查和勘探。他們對於所勘的每一礦脈，凡遇到非自己公司需要的礦石，是不需要采集的。各個專業公司只采集與之相關的某一礦物。現代中國的地質勘探工作劃分全國爲幾個區域，組織並分遣地質調查隊。凡搜集所得的礦石樣本，鑽探所得的岩芯，進行完全的物理鑒

別和綜合化學分析。這樣，一個探礦隊在一個時期可獲得一區域內所有各種礦物的資料。每讀一家的詩集或一種文史資料，我就編錄其中與這二百四十位詩人有關的章節。依靠這樣事一功十的方式，雖我這麼有限的時日，畢竟也時時有所自得，有些可為前諸箋家的補充，有些可資現代箋家的討論切磋。

這二百四十位詩人見於《唐書》、《五代史》、《宋書》的列傳和文藝傳的只有約三分之一。其中有些僅保存了姓名，連字號與籍貫也不明。後之史家有時能追考其字里與科第，一些稗史有時也稍能補正史的闕文。但那些酒後茶餘的談助是常有訛誤的，有時甚至是捕風捉影編造出來的，匡無實際。宋以來箋家們已盡了他們的心力。例如《杜詩》已有所謂千家註（實際是二百餘家）。畢生從事收集排比有關少陵的資料，訂立年譜，編註全集，成為專著而垂於後世以迄於今者也有二十餘家。諸家相繼的積功歷千餘年，畢竟澄清了唐人於子美的迷惑，也抉發了關於他生平的隱微。至於《李太白全集》的詳註，只有清王琦（琢庵）一家是成功的。杭世駿、趙執信等序《王注李太白集》謂彼一人盡四十年功夫，其成績幾乎相當於前後數十家《杜少陵集》專註的積功。讀者如能精勤地從《王注》及其附錄中推求太白其人其詩的至蹟，於世傳有關太白一切神仙恍惚之辭是可釐清的。太白的由儒、仙、俠混成的雜家面目是可以認明的。但千年來專治唐宋某一詩家的生平與其詩文而臻於完善的箋家實際不多。許多詩人的行誼不明。他們的著作僅傳一二單篇，也還未得真賞。有些詩人還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如我的寡陋，追隨於前諸選家和箋家之後，可為之補益的不會很多。只是近世有兩個情況比較有利，容許我從事這一工作。一是五代時馮道利用佛寺雕版印刷佛像，附加尊稱或經咒的片言單句，以廣宣傳的方法，刊行木版印刷的儒經，以供學府和村塾的生徒學習。宋人尚文，大大發展了木版印書的事業，唐人詩文集始有印本。一般學者能比唐人讀得更多的唐詩。清尚樸學，重治經史，也用心詩文，官辦書局與商營書業兼盛，較宋時書坊為多而且大。清人又比宋人能讀得更多的唐宋詩。現代印刷業又廣於清時，加之又有圖書館的興起，現代學者可以比清人讀到更多的唐宋詩。如今較大城市和較老學院的圖書館的藏書遠勝於前清那些大藏書家。前代箋家要搜集某一詩人的文獻不是很容易的。我們近代人不難遍考《全唐詩》與眾多宋詩以及唐、宋史的資料。二是古代許多動物學家各自致力於某一動物品種的形態與胚胎的研究，經二三千年到近代而有形態學、胚胎學等各專門學術的誕生。也有綜合各專門學術如形態學、胚胎學等建立萬物通譜，各門通理的生物進化論的產生。學術的

造詣必始於專精而成於綜合。回顧上述探礦的示例，學術也是從部分着手，然後彙於總體。我們生於唐宋千年之後，承繼前賢對唐宋各別詩人的專精研究，現在已到彙總和綜合的年代。我們應能像前人論定太白、少陵詩為盛唐文學的總歸，也從而論定中唐時，例如貞元、元和詩人與詩的實質和這一時期文藝的時代精神。由此再推廣，由這二百四十人及其詩篇來分別論定唐宋間九朝七十七代的詩文風格，並且綜合而昭示唐詩與宋詩的本質和唐宋文藝的時代精神。在這緒言中，讓我在下文舉述白居易，作為貞元、元和間詩的代表作，並通過綜合而有所自得的一個實例。

五

北宋釋惠洪《冷齋夜話》說：「白居易（樂天，七七二—八四六）詩老嫗能解。」白詩盛傳於當代，正由於他造語通俗。宋人詩尚學問，以博約為貴。蘇軾謂「元輕白俗」，減了元（稹，微之）白的詩價。然王正德《餘師錄》卷二引張舜民語，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張耒（文潛）語都曾說到：「洛中人士有得白公詩草（手稿）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所作不侔。」由此可知樂天的白話詩曾苦經鍛鍊而後才得淺近通俗。劉熙載也說白詩以平易取勝。東坡未嘗不知平易之可貴，所說白俗蓋指樂天的詩旨。樂天許多抒情詩都是好詩，但細察其中所表現的人生情懷，卻是凡俗的。寶曆二年丙午（八二六），居易五十五歲，以眼疾思辭蘇州刺史，為詩云：「官舍非我廬，官園非我樹。洛中有小宅，渭上有別墅。既無婚嫁累，幸有歸休處。歸去誠已遲，猶勝不歸去。」大和七年（八三三），居易六十二歲，以病辭免河南尹。自是退休居洛陽。大和九年，宦官仇士良等因「甘露之變」屠戮朝臣，及於宰相王涯（廣津）。居易以先機早退得葆晚年於林泉為幸。時寓龍門香山寺內，為詩曰：「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元和長慶間，樂天曾與王涯久同班列，曾遭廣津謗議。及廣津死於作惡的宦官之手，樂天乃以詩相譏，甚失詩人敦厚之道。北宋沈括（存中）、章惇（子厚）（見於魏慶之《詩人玉屑》）、蘇軾（《仇池筆記》）、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咸議論及此。從貞元（七八五—八〇四）到永貞（八〇五），宦官擅政，是否與宦官同流，成為士大夫邪正的分野。

順宗嗣立（李誦，八〇五），王叔文、韋處厚、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等爲之輔佐，力圖排除宦官，盡罷「宮市」等稅政的時候，白居易並未相助。若其素所友好並與之協力於新樂府詩體的元稹（微之），初因得罪宦官，斥去爲東川的通州（州治在今達縣）司馬。他尋又製成《連昌宮詞》，討得宮闈的喜歡，靠宦官進身。穆宗（李恒）召之還朝，擢至翰林學士，終竟獲得了相位。後於元白而甚輕元白的杜牧（牧之，八〇三—八五三）假李勣之語（《樊川集·平盧節度巡官李勣墓誌》）以「纖薄」誚元白互爲揄揚的「元和體」。我揣想杜牧之也不是從修辭學上立論的。牧之有嫌於元白的是他們的品德與文學趨向。與元白同輩而行誼相仿的還有李紳（公垂，七八〇—八四六）。公垂以《憫農詩》，少時成名。（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由於這樣深切關心民瘼，他自小就被稱許有宰相器。我反覆讀了他的《追昔遊集》詩三卷，我看他的主要特點是一位官迷，不是一位詩人。既進士登第入仕朝廷，每轉一官即編其所製作爲一卷。他在意的是自己步步晉升的官階而不是農民。這也恰如白詩好說自己章服上的銀龜金魚。不過就詩論詩李紳殊低於樂天。《新唐書》卷一八〇《李紳傳》記紳貶端州途中禱神而灘漲，到壽州日虎不爲暴，爲河南尹時惡少斂跡。這三「奇蹟」都出自《追昔遊集》詩的自述。《四庫總目提要·追昔遊集》評述，論此三事皆李紳自註其詩題，不足徵信。宋祁遽取之入《傳》，失史家事從實錄之旨。四庫館臣宅心忠厚，乃作如此輕描淡寫的評語，實際是看明白了李紳的虛偽，不過是以巫祝故技欺世盜名而已。這些會說民生疾苦以取時名的才子是不足重的。可敬的該是那些真爲解除「斯民疾苦」而竟成了時代罪人的，如上述王、韋、劉、柳等八司馬。他們都因順宗詔罷「宮市」等稅政而得罪宦官，遠竄嶺嶠，至於亡身粵瘴。其後只有劉禹錫生還長安，盡其天年。於貞元、元和詩人，於人品詩品而言，余寧重劉、柳。

這一實例說明我選詩的標準除了在修辭學上必須是够格的好詩外，若時而有所差異於兩宋以來的箋家者，大抵是按自己爲他們所完成的本傳而作增刪的。反之，讀者若看到這二百四十人的傳中凡有補於史之闕文或異乎向來舊說的，則總有詩爲證。這些作證的篇章有的就在詩選中，有的錄在各人本傳的註腳裏。

六

最後要說明的是關於詩選的註釋。中國詩是三千年一貫的積累，這是大異於歐洲列國的。歐洲人自中古以後，各民族各創自己的拼音文字，當然就較少用古典。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久遠，古詩就不免「用事」（典實）。李義山的獺祭，西崑體的堆砌，雖見譏於後世，後世總還不能脫卻古典。能全免古典的白描詩只少數高手能偶一得之。對於古典的註釋應該採用最早的出處或較早的出處。我追隨於前諸箋家之後，於註釋也不厭其煩。希望後之學者能用這些資料另編一個簡註本，讓這詳註本留給專研的人們。我花費時間最多的是題注。李商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聚訟很久了，是調情、自傷還是悼亡？我主於悼亡。李賀的「黑雲壓城城欲摧」（《雁門太守行》）詩的主題是守軍將領抑是夜襲的勇士？我擬這是「出擊」的詩章。在一千二百篇詩章中能考定年歲、本事、隱喻的約有過半數，訂定了前人的一些錯誤。我也必然會遺留給後人一些錯誤。斯文不滅，必又有後人會訂正我的錯失。

古人云：「詩人『多識草木鳥獸蟲魚』。古詩的箋家被稱為『博物』學家。《本草》在西方的譯本也題作《植物志》（不管其中也有動物）。《植物名實圖譜》收羅甚廣，是植物學。如《羣芳譜》一類的擴編又是植物文學。這些內容作為註釋是恰當的，因為詩人當時了解的事物就只是這些。我增添上了些現代動植物的知識，作為詩注，也許是畫蛇添足。例如「射工」實是蜥蜴類的避役（柳宗元《嶺南江行》「射工」註：鬼蜮，射影）。這些只是誇炫了近代科學知識，於解明詩句與詩旨是不必要的。如果你不喜歡，這些是可以刪除的。」

古人又云：「詩無達詁。」又云：「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詩語往往與散文語異解。例如「危」作「高」，高樓、高枝稱危樓、危枝。又有些是「正言若反」，「反言若正」，例如說「敢」，實義是「何敢」、「那敢」。說「不敢」，隱着的是「正敢」。近代有些箋註在這裏也不免有失錯的。我也常恐自己也是一個「固哉高叟」。

建國後的考古工作成果豐碩，解決了許多歷史疑案。就我這二百篇傳和一千二百首詩而言，從地層下挖出的以千萬計的

事物解決了我好些典故與名物的疑惑，訂正了我在唐宋史上好些曖昧。最欣慰的是唐杜秋娘的《金縷衣》這首七言絕句，一般選本或注爲鑲有金綫的舞衣，有些選本是没有注的。我搜索了杜牧之《樊川集》的《杜秋詩》，《新唐書》卷二二四《叛臣·李錡傳》，《舊唐書》卷一二二《李國貞傳》附錄，《德宗紀》，《憲宗紀》，《新唐書》卷一八四《李德裕傳》，《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新唐書·方鎮表》，王昶《金石萃編·李廣業碑記》，於杜秋娘這樣一位以單篇傳世的女子，確能考定她的身世了。可是「金縷衣」與「少年時」作了「莫惜」與「惜取」的互文，我三十年一直不解，留下了一個空白的注釋。有幸得見了定縣出土漢墓的「金縷玉衣」的新聞。後又得見了實物的展覽。後又得見了一九七六年第七期《文物》期刊中精詳的考證。原來這是王侯死後的歛衣。我十分高興。後之覽者定也十分高興。這樣一首死詩疑詩不正成了一首活詩正詩了麼？這死人的歛衣不正是這一首名作的「詩眼」麼？

吳壽彭 一九八一年一月於青島

目錄

上冊

卷一

魏徵傳	一
奉使出關述懷	七
李密傳	九
淮陽感懷	一七
寒山傳	一九
寒山六章	二四
人生	二六
昨夜	二七
王績傳	二八
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	
以贈	三四
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三六
過酒家五首錄一	三七
李世民傳	三八
帝京篇·述志十章錄三	五八
駱賓王傳	六〇

在獄詠蟬並序	七一
盧照鄰傳	七三
長安古意	七七
西使兼送孟學士西遊	八一
杜審言傳	八三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八八
夏日過鄭七山齋	八八
渡湘江	八九
蘇味道傳	九〇
正月十五夜	九三
王勃傳	九四
杜少府之任蜀州	一〇〇
山中	一〇一
楊炯傳	一〇二
從軍行	一〇七
劉希夷傳	一〇八
代悲白頭翁	一〇九
夜集張諲所居	一一〇
將軍行	一一一
宋之問傳	一二二
陸渾山莊	一一六
新年作	一一六

渡漢江	一一七
題大庾嶺北驛	一一七
沈佺期傳	一一九
古意呈補闕喬知之	一二一
雜詩	一二二
郭元振傳	一二三
古劍歌	一二八
塞上	一三〇
陳子昂傳	一三一
晚次樂鄉縣	一四三
感遇三十八首錄五	一四三
鬼谷	一四四
翡翠	一四五
丁亥	一四六
聖人	一四七
朔風	一四八
登幽州臺歌	一五〇
賀知章傳	一五一
咏柳	一五三
送人之軍	一五四
回鄉偶書二首錄一	一五四
上官婉兒傳	一五五